

孟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3	
冊數	10 (10)		
函號	別	9	1



五子多...

朱...

...

...

...

...

...

...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十章

淺草文庫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柤棿也。

杞。音。柤。棿。音。

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柤柳。柤。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

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柤棿。

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櫨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櫨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墮。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

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滌澗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

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

補各反。○搏擊也。躡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干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

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左者同是一性矣。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

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

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告子曰：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

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

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

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

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

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嗜之。皆

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

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

而行吾心之敬。以鄉人長於伯兄一敬之。則不在外也。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

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

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

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

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第在尸位。鄉人在賓客

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季子聞

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

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

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

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

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

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樂。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克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克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

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

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斲音牟。覆音交。反。○斲大

麥也。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

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

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

匱○蕢。艸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

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

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

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

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

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

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

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

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

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

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

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

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

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
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
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
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
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
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
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
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
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
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
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
生日。以復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
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
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上長。

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音舍。

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

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與或。

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

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
有萌蘗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
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
雖聽之。二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

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
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
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
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
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
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
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

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

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辟。惡。

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

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彜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

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

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

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由是則生而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故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

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

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音食。

鬲。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

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

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

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所知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

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小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

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

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

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學問之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

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指不若人也。名指，手之第四指也。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

曰：人之於身也，妻所愛，妻所愛，則妻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妻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體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

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

其梧。擯養其檇。棘則為賤。場師焉。上舍。

聲。擯。音賈。檇。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擯。梓也。皆美材也。檇。棘。小棗。

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

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

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

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

不且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

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

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

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

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

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

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

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

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

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

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

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

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

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
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
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孟

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

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

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音要。

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

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貴於已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

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

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詩曰

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

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克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克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

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

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

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

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言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

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

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也。

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

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

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紵。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

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鎔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

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

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

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

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

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鷺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

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

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去聲。○言爲

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

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

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音見。

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

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

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

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

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孔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

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輕將

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輕口莖反。宋姓。輕名。石丘地。

名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

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

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輕萬欲見

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

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

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

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子曰。季任。在君之第。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

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

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

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其爲

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

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

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並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齊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

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哉？曰：管繆公之時，公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儀公

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絃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髮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膾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徵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

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

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

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

益其地以賞之也。拏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

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

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

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二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

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

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民。教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一戰勝

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

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

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

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

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

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

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

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

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

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

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

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

心在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向

同。下皆同。○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

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

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

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

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

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

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

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

也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夫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

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

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主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

也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

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

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之災。

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

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

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

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

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

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

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

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

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

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

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

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

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

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

里奚事。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

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

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

若妄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

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

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

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不屑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終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

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存其心養其
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

而不可**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
遣也

命也
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

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

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

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

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

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

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

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

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

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

法。而不足**○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以爲智矣。

其正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是故知命者不**
所以順受乎此也。

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

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

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

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

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言不

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

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

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強怒。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而行求仁莫近焉也。強上聲。○強。勉強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者。著。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

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爲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巧者。所爲之事。爲機械變詐之

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不恥。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

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孟子謂宋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

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

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

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

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貪賤而移。

不以富貴而滯。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

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

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

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

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

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

人遠矣歆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

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

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

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

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

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

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

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

能形容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

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

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

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

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

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

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也。○孟子曰：有事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

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也。○孟子曰：有事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

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

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

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

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

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

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

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

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太。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

篇五。敬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所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

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

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

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

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

皆去聲○易治也食之以時用之以

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處。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

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

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

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

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觀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

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

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

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

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

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

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

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

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

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

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

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墨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

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予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著則不中矣。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

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貪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

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會賤之故

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

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輒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

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平惡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其卑也。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

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

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今孰大於是○餐七卅反

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

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

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

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

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

而弗受人皆信之。是含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天子也。然則舜不禁與。真平聲。○曰。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也。

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蹤音徒，訢與欣同，樂。

音洛。○蹤，艸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艸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

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

子曰

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

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

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魯君之宋。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孟子

曰。食而弗愛。未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

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徇。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

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

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

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

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

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紵。戾也。教之以孝

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

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

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曰是欲終之。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

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

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

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艸木之生。播種封

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

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有成德者有**

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

子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

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

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聲。彀。

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

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

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

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人

○公都子曰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

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

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

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

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

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州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

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

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孟子曰。知者無不

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

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

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

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

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

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第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

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

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

之法而巳。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文。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

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

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

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

馬用戰馬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

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嫫。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

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

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

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

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

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孟子曰身不行

皆不終日而改也。

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

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

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

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言若無人。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

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

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

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

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
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
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
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
是否。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

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

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見。與厄同。○貉稽曰。稽

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

也。今按漢書。無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

皆從心。蓋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絛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

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

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

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

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

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孟

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

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下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

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

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
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

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
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

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
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
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
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
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
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
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
皆如其願不止於貪賤蓋雖富貴之
極亦有品節限制
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
天道在人則賦於
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

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其惡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已之

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充實之謂美

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充實而

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

聖

大而不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

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

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

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

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各矣。○孟子曰。逃墨必

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

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之。豕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

之征方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蹙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

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益成

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夫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

屢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事。或有不為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

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

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

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

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

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

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士未
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銛之也。可以言

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穿踰

之類也。銛音忝。○銛。採取之也。今人

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

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

之心。○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

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

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

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

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

脩焉。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焉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

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

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

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

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

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

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

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

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椳，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椳，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

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

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

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

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

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

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

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

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念其初。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

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念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

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

獯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

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

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

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魯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

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

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

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

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嚙

嚙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

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

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獨行不

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菴人之菴，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萬章曰：一鄉皆於世，是鄉原之行也。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

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

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艸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獇。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

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

反經而已矣。

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

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

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直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

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第願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七終

鳥飼市兵衛

松村九兵衛

大野木市兵衛

澀川清右衛門

浪華書林

